

当“苏联”成为留学通行证：一个留学生眼中的时空错位与身份重构

刘子其

“什么？！你要去俄罗斯留学？！不行！”“白俄罗斯？！不安全！”“苏联留学？”80多岁的姥爷听到这里终于喜笑颜开，“那可以，苏联好啊！”就是这段后来在互联网上被数万人点赞的黑色幽默，为我的留学生涯定了调。

而今，当我坐在明斯克的学生公寓敲下这些文字时，这个片段仍像蒙太奇一般，不时拖拽我入沉思——一个已经消失30余年的国家，是凭着何等的魅力，才得以在一位中国老人的认知中鲜活如初？当我们真正踏上这片曾经被称作“苏联”的土地时，这历史和现实的多重镜像中，作为中国人，作为观察者，我们的位置又在哪儿？

事实上，姥爷的“苏联情结”并不是个案，是属于“那一代人”的集体记忆，在我国华北平原的农村地区，老一辈人仍然习惯性地在这片区域统称为“苏联”，“达瓦里氏”和“喀秋莎”仍然根植在这一代人的心中，这种语言和文化惯性的背后，是二十世纪中叶那场轰轰烈烈的友谊。随着1950年代的156个工业援助项目远道而来的，是苏联歌曲、手风琴、列宁装和俄语的风靡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成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心中理想主义的灯塔，这些文化碎片积木一般拼插在一起，构成了他们认知框架中难以撼动的“苏联神话”。而今白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全天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，但这种情感联结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坚韧。

现实中的白俄罗斯，当前正在经历剧烈的身份重构，事实上，这里主要通行的并非白俄罗斯语，飞机落地当天办理宾馆入住时他们就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前台工作的女性看着我翻译器上的白俄罗斯语一脸茫然，后来一位会些英语的店员，她对我讲，事实上我们不用白俄罗斯语。

现如今明斯克的地铁站跑着三种车，一种是簇新的中国援建，制式似乎与上海地铁接近，一种扶手上的金属已经开始锈蚀，斑驳的金属铭牌上铸有CCCP（苏联）字样，一种则标明来自俄罗斯。站内嬉笑奔跑的稚子会突然停下来对中国面孔说：你好。而今孔院的成绩在白俄罗斯已经不可小觑，不经意间哪位老师就会随意的丢来一句带着东北口音的“问呗，有啥不好意思的”。

而这种时空交错感在每年5月9日胜利日时到达顶峰，白发苍苍前胸挂满前苏联勋章的老兵，同踩着电滑板车的白俄罗斯年轻人擦肩而过，在这个日子口儿，明斯克的街上有来自祖国的军人、有连片的五星红旗、有留学生望着祖国军队流

泪的眼睛，不光听“听把新征程号角吹响”，也听游子的骄傲与自豪，无数留学生在这属于异国他乡的盛节上，完成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解码再编码。寻常的日子，如今的白俄罗斯年轻人已经不再热衷于唱战歌了，但眼泪湖和遍布各处的英雄纪念碑前的花，却是常新的。一切都在昭示着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着异常艰难而复杂的后苏联时代身份重建工作。

中白关系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完成了令人瞩目的范式转换，从苏联时期的“老大哥与小兄弟”到今天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的平等伙伴关系，两国交往的内涵发生了本质变化，随着中白工业园、吉利生产线等生产基地的先后建立，中白两国国际关系不再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，而是务实互利的现实考量。

斯拉夫语系中“白俄罗斯”寓意“纯净的罗斯”，无从得知这是否某种隐喻，隐喻这个民族未被污染的、本真的状态。但此刻，它正在从苏联的影子里脱胎出来，寻找自己未被定义的未来。每每，视频通话中向家亲展示明斯克的街景，我的姥爷，这位八十余岁的老人，他会固执的询问，这就是苏联的工厂吗？这就是苏联的楼吗？如今散落在白俄罗斯街角深巷的镰刀和锤子图案在他的眼睛里，仍熠熠生辉。

历史从未真正消失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，从老一辈的苏联记忆，到年轻一代的欧洲向往，白俄罗斯和我们都在学习如何与多重时空和平共处。我们仍在寻找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新时代的共鸣点，假以时日，这些时空碎片终将拼合，成为一副完整的认知图景。

那个用“苏联”作为走出国门的通行证的下午，已然成为我留学生涯的最佳隐喻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无数的姥爷仍会坚持他们的“苏联地图”，而我们，终将成为 21 世纪欧亚大陆的文化翻译，继续书写“一带一路”的故事。

作者：刘子其，女，中国北京人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留学生。